

# 無所不談的劄記(六)

●邵鏡人遺著·王成聖校訂

## 會國荃大敗石達開

會忠襄公國荃，字沅甫，係曾國藩之九弟。少懷大志，負奇氣，從國藩學，學優異，益致力於經世之學。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年），太平天國大將石達開犯江西，國藩戰不利，國荃急兄難，往見吉安知府黃冕，因以請於巡撫駱秉章，募鄉勇三千人，合周鳳山軍，大敗石達開於汾河，以功擢知府，並統吉安諸軍，初出茅廬第一功，威名已聞朝野。未幾，丁父憂返里，旋復起，增募湘勇萬人，與胡林翼合兵攻安慶，破敵於太湖，朝旨授浙江按察使，又調江蘇布政使。蕪湖一帶，敵勢猖獗，國荃挑選精兵，冒死焚敵壘數處，負病督師，苦戰四十餘日，殺敵數萬人，挽救東南危局，累功擢浙江巡撫，仍兼統前線各路軍事。南京為太平天國首都，拱衛甚固，國荃屯兵四郊，日夜籌攻取大計，朝廷議退保蕪湖，徐圖進攻，國荃以敵為烏合之衆，軍力足以蕩平，奏請緩退。國藩特親蒞陣前巡閱，見主將部署嚴密，軍壘堅強，士氣亦復健旺，始罷撤退之議。

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）四月，攻雨花臺，國

荃與彭玉慶巡視江面，乃議定水陸並進，先肅清江面之敵，而後重賞募死士，掘地道攻城，屢敗屢掘。會當夏秋，士卒多患病，國荃沉着應付，奮勇不撓，親督師，攻江寧九門，盡破之，天王洪秀全大驚，自焚死；子福瑣嗣位，餘黨擁之逃廣德。國荃整軍入城，救火、安民，搜捕敵黨，獲秀全兄仁達及李秀成等諸將領，盡戮之，近三千人。清廷聞之驚喜，加國荃太子少保，封一等伯，授陝西總督，命赴山海關治防，未久，乞病歸。

有人說：會國荃軍入城，搶取天國金寶甚多，因以致富。左宗棠嘗問國荃：「九哥生平最得力處，何在？」國荃答說：「八個字而已：殺人如麻，揮金似土。」宗棠不深追問。然則，所謂揮金似土，金之來源可想而知。

逾年，起用為兩廣總督，旋內調署禮部尚書，復又外調督兩江，加太子太保。居兩江任，凡六年，總攬宏綱，不苟細故，政通人和，軍民相安，幾近治道。嘗與太傅翁同龢論治道說：「聽言宜擇，不宜輕發。兵事，以不設險著形為宜；多一險，即多一敗象；馭夷以柔，以忍辱為主。用人，以下人為先。真虛，則善言日至。為政，

曰順民心，處世，曰恕，臨事，曰簡。」同龢稱其：「學於老莊，依於孔孟，學有根柢，吾弗如遠甚。」吾誦所言，深有所感，大抵為政之道，不能免術，所謂堯舜之道，亦有術焉。夫術而利人民，利國家，庶幾為政治家，為聖賢；術而利一己，則終流為自私獨裁而已。

## 鮑超不諱言稱癩狗

鮑忠壯公超，字春霆，四川奉節人，曾文正公部下之猛將。幼貧而悍，年十八，無賴益甚。傳有從叔母，面麻，超愛其肥壯，情好日篤，恐事洩露乃相偕逃亡，流落為乞丐，輾轉至湖南，行經某鐵匠店門前，值大風雨，因就宿店簷下。店之主婦夜夢兩黑虎踞伏門首，醒而異之，晨起見兩丐人尚擁臥未起，問所由來，納為店夥，超感其德，操勞甚勤。會曾國藩在籍募練湘軍，超遂應募，卒以戰功，累官至軍門。超曾親詣鐵匠店，厚酬店主婦，呼為養母。此殆有淮陰侯報漂母之遺風焉。

鮑超未貴顯時，原有妻，以貧典於人，至此乃贖歸，其從叔母欲避之，超固止，不聽，竟亡

去，不知所終，亦異人也。超全身遍癩痂，敗膚層脫落不已，而不之醫。常侍曾文正公側，文正引古人有癩而不知潔者以諷之。超曰：「今有鮑顛狗，可與古人媲美耶！」文正爲之大笑。自此軍中皆呼鮑顛狗，超曰：「名我固當。」

鮑超雖粗魯，但亦雅敬文士。某日書字有一「門」字，右少一鈎，幕友啓之曰：「門字不可無鈎」，超怒，指公事房門面掌其頰曰：「汝試觀門下有鈎否？」適房壁間懸有曾文正公楹聯，亦有門字，其幕友則抗聲曰：「軍門不見曾大帥楹聯中門字有鈎乎？」超恍然悟，即伏地叩首謝曰：「先生恕我武人粗疏。」因鮑超平素最服膺文正，凡引其言行以啓之者，莫不敬謹承受也。舊時軍人，鹵莽滅裂，往往如此，不亦可笑耶！

某次戰役，鮑超遭遇敵軍圍攻甚急，屬幕友報告，乞援於曾大帥，幕友詳述被圍情急，鮑超罵曰：「事急矣，何用此文縟縟耶！」乃書一「鮑」字，於其外圍加很多個密密小圈，付裨將速突圍馳報。文正得報驚曰：「鮑顛狗被圍危矣！」即發兵赴援。此與民國軍閥時期悍將張宗昌行徑有相同者。當奉直大戰時，張宗昌爲奉軍騎將，充前敵指揮。直軍統帥爲吳佩孚，以鄉誼勸其降，張宗昌素敬慕吳佩孚，乃屬記室草電文謝却，呈閱，張宗昌罵曰：「何要比酸溜溜耶！」遂自草一電，文曰：「公如反曹，俺就反張，王八蛋大家做。」吳佩孚得電，啞口無言。故併述之，以見武夫行徑多相類，鮑張故事，亦異代同趣耳。

### 夫人爲師張曜執禮

張勤果公名曜，字朗齋，先世上虞人，改籍大興，既隸錢塘。生有神力，好勇鬥狠。不識「之無」，學於夫人，執弟子禮，終初通文史，以武功興，而以文史顯，亦異事也。

當其撫魯時，酷好古人字畫，有進獻者，重金酬之。或持楹聯至，紙色斑斑，儼然古物也，上款書：「孔明仁兄大人」，下款署：「雲長弟關羽」。大悅，立付兩千金，懸諸客堂，沾沾自喜，有識者見之，皆莫名其妙也。

居恒好客，客之來者，不分賢愚悉納之，於是濫竿其間者日衆。卒後，家境蕭條，而魯之士追思不已，曾爲建專祠於大明湖畔，歲時祭祀如儀。相傳生時，太夫人夢張飛入室。故時人嘗輒以聯曰：

「橫海東西，無處不聞齊仲父；

大江南北，有人曾夢張桓侯。」

先是，貧甚，爲人賃舂，負米過市間，偶見羣衆聚觀一少婦與姑爭擾，問之，則夫死不肯嫁，而姑迫之，張曜慨然曰：「天下豈有此事理！」乃以所負米壓其姑，蹙之，畏罪亡命河南，以悍勇爲豫人所服，衆推爲領袖，呼曰「張大哥」而不名。時捻匪圍攻「固始縣城」，縣令儒者也，無力抗匪，有女美甚，懼城陷俱死，乃榜於市曰：「有能守此城者，以女妻之。」衆曰：「非張大哥不能享此艷福」。笑而應之，遂詣縣令，籌守禦策，揮奇兵出城，與匪肉搏戰，匪大驚潰。清將亦率軍來援，距城二三里於火光下，遙見一將往來匪軍中，如入無人之境，驚曰：「此神兵也。」及至，慰勞備至，因報請上級派署固始

縣，舊令果以女妻之。

夫人美而嫻靜，兼擅詞翰，情愛彌篤。張曜以累功，擢河南布政使，御史劉毓楠劾其目不識丁，乃改任總兵，深恥之，遂學於夫人，執弟子禮，夫人輒訶責，或以夏楚擊之，色益恭，而禮益謹。後，左宗棠督師剿回亂，奏調領兵，張曜恥再爲武官，不應，夫人詔之曰：「汝敢抗命，將謂朝廷不能殺汝耶！」遂立往從左軍。未幾，左宗棠聞此事，乃又改奏文職，巡撫山東，輒對僚屬稱夫人之賢，刺刺不休。並會問左右曰：「汝等畏妻否？」或答以不畏，乃正色曰：「汝膽好大，敢不畏妻耶！」且曰：「一人能以夫人爲師，日執弟子禮，此中樂趣，有不可思議者也。」

### 劉銘傳卅而擁疆寄

劉壯肅公，名銘傳，字省三，安徽合肥人。咸豐四年（一八五四），太平軍陷廬州，鄉人築圩堡自衛，其父爲他堡豪富所辱，銘傳時年才十八，憤甚，追豪富於數里外手刃之，自是畏罪從軍，克六安，援壽州，威名日著，以功敘千總。同治元年，李鴻章募淮勇援江蘇，銘傳返里集鄉團從至上海，番號銘字營，招撫南匯敵軍四千人，編成勁旅，李秀成糾衆十萬，分水陸兩路來犯，銘傳力戰大敗之，乘勝攻毀敵壘三十餘處，威名益壯，論功以提督記名。迨曾國藩克太平天國後，剿捻匪，主用淮軍，以銘傳勇冠諸將，令統軍北上解沈陽圍，追敵至諸城、日照，盛於海濱，盡殲之，水流變赤。東捻平，論功爲最，授三等輕車都尉，以患重病，乞假歸。

西捻匪首張總愚，自陝犯河朔，畿輔震動，銘傳方臥病居家，李鴻章假朝令強之起，又大敗西捻，張總愚投水死，西捻又平，晉一等男爵，命督辦陝西軍務，旋引病復歸。論者謂鴻章平捻功，銘傳之力為最也。

中俄伊犁事起，朝議備邊防，急詔銘傳晉京，乃疏陳兵事，以築鐵路為當務之急，鐵路一旦通，則南北東西呼吸相應，無徵調倉皇之虞，無轉運艱阻之慮，故倡築鐵路者，銘傳實啓其端也。迨法國軍擾海疆，再起用，以巡撫銜，督辦臺灣軍務。劉銘傳以兵艦不利海戰，乃退守基隆，誘敵登陸，尋擊斃法軍官兵二百餘，敵來益衆，乃冒風雨，跣足督戰，敵軍不敢輕犯，堅守八閱月。明年，中法和議成，授臺灣巡撫。

劉銘傳蒞任後，殫精竭慮，勵政整軍。且以兵制久敝，不厚給財用，無能革新，於是清丈田畝，賦收得倍增，進而築砲臺，購火藥，設軍械局，興建鐵路，設電線、郵政開辦水雷學堂，欲以一島之地，為富國強兵之基礎，其胸懷之濶，用心之苦，非尋常將領所能及。嘗率從登砲臺，東望日本，喟然嘆曰：「亡中國者，不在內憂，而在外患，即今不圖，我輩將為彼虜矣。」已而戶部奏請緩置艦砲，復嘆曰：「人方謀我，我欲以樽俎折之，終恐不濟耳。」遂三疏懇乞致仕，嗣後屢徵不起，以老而死矣。

劉銘傳以軍功起家，粗通文理，而幕友多文士，雅敬禮之，及任文職，益自謙抑，好學不厭，初學作小詩，日有進步，終通詞翰，有大潛山房詩鈔，皆銅琶鐵板之音，幾非一般文士所能及

焉。李鴻章序其集曰：「省三用兵能橫厲捷出，不主故常，二十從戎，三十而擁疆寄，聲勢爛然，為時名將。惟所向有功，未遭挫折，蔑視此虜之慮多，臨事而懼之念少。若加悚惕戒慎，豪俠而具歛退氣象，尤可貴耳。余覽其詩卷既畢，因題數語以勗勉之。」此蓋寓規於頌也。

### 蔣益澧任性不依例

蔣果敏公，益澧，字鄰泉，湖南湘鄉人，少行不檢，不諳於鄉黨，乃客遊四方，亦無識之者，遂投湘軍，從征，屢建戰功，敘九品，隸羅澤南部，澤南奇其才，許列為弟子籍。迨澤南殉難後，輒與主將齟齬，更悞悞不得志。

未幾，廣西太平軍熾甚，乞援於湖南，總督駱秉章以宿將盡出征，左右無可屬者，益澧自薦請行，秉章壯之，令率師赴援，屢克敵，授布政使銜。太平軍大將石達開窺湖南，掠全州，益澧分兵守柳州，自回湘赴援省城，累功實授布政使，以過，被劾降道員。益澧年輕，性急躁，直情逕行，曾國藩實素惡之，而左宗棠特予器重。及奉命規復浙江，疏請益澧為助。同治元年，調浙江布政使，嘗親臨前線督師，身先士卒，辟易萬人，轉戰各地，連克強敵，宗棠追敵赴閩，奏請益澧護理巡撫。於是疏陳善後事宜，築海塘肅搶匪，減漕糧，裁關稅，創書院，興善堂，興利除弊，百廢俱舉，商農工來歸者，日衆，故東南各省善後之政，以浙江為最著，益澧之功也。

逾年，擢廣西巡撫，與學理政，雷厲風行。旋為總督，以違法疏劾，下閩浙總督吳棠按奏，

以任性不依例案，議降四級，以按察使候補。先是，益澧之治粵也，御部屬極嚴，犯罪者，動輒處死。又常微服出巡，遇一賈餽餉者，方與士兵相毆，詢其故，則答曰：「士兵吃餽餉不付錢，故爭詬而毆。」益澧曰：「此易解耳」，立令隨從斬兵，賈餽餉者驚駭翻為求免，不可，卒剖兵腹驗狀，餽餉流出矣，其執法往往如此。誠如吳棠所奏任性不依例案者也。洎夫日本窺臺灣，朝旨起用益澧，入京將大用，未成行，暴病卒。江蘇楊昌濬、梅啓照先後奏陳益澧克浙江有大功，詔建專祠，諡果敏。

### 程學啟戮天國八王

程忠烈公，學啟，字方忠，桐城人，初陷太平軍中，陳玉成奇其勇，使守安慶。咸豐十一年（一八六一年），率三百人來歸，曾國藩使領一營，每戰輒身先士卒，克安慶，厥功為最，擢遊擊，賞戴花翎。

李鴻章奉命規江蘇，擬調程學啟為助。慨然答曰：「某受會大帥厚恩，義當全始終，然下游亦國事，且熟悉此地情況，無如某者，曾公若允，願從行。」鴻章請於國藩，舉為先鋒。瀕行，國藩勉之曰：「江南人昔嘗譽張國樑不絕口，汝好自為之亦國樑也。」鴻章詢以入蘇方略，答曰：「下游水鄉，多橋，有一河即一營，有一橋即一將，得營得將，何功不成。」及後戰功卓著，或問其學何兵法？曰：「先有事，後有法，何今何古，在相地勢，及得士卒之心而已。」學啟圍攻蘇州時，所部僅三十二營，約計兩萬人，而太平

中軍守城不下二十萬。學啓奮馳驅，攻陣奪壘，屢有斬獲，並於蘇州外郊，連續設營，高樹旌旗，令各營將士分番出入，或分日移駐，使甯烟炊火，日夜不絕，敵軍瞭望，不知多寡，終因震懾而約降矣。

守蘇州太平軍以援絕糧盡，請降，並相商約定三事，一、割出半城，以屯降衆。二、編爲百營，按數給餉。三、給諸王總兵副將官職。但不確髮。學啓一一伴許之。列名協約中之敵王八人：雲官、伍貴文、汪安均、周文佳、范啓發、張大洲、汪懷武、汪有爲皆歃血爲盟。學啓勸李鴻章誅八王，鴻章曰：「殺降不祥，且堅他敵之死拒」，猶豫不能決。學啓曰：「今賊衆二十萬，只以戰敗援絕而降，心固未服，分城而屯，變在肘腋，及今不誅，何以善其後，」鴻章乃許。

翌日，八王約期出城相會，留宴軍中，溫語相接，暢談甚歡，酒半酣，左右報有朝旨，鴻章起立曰：「吾往接旨，請程軍門陪客。」學啓遽入，揮健卒百人，挺矛刺殺八王，皆死，乃擊鼓嚴陣入城，持八王之頭，宣示敵將士曰：「汝王詐降，已伏誅矣，脅從歸服者無罪。」衆大駭紛擾，學啓揮兵殺其悍者數百人，餘衆分別遣留，皆服。於是乘勝進攻平望，克嘉興，毀敵砲臺二十處。學啓身先登城，中槍貫腦，踣而起，竟復城，以傷重死於軍。鴻章奏陳學啓兩年間，克復江浙名城十數，收蘇州爲東南第一戰功。優詔賜卹，追贈太子太保，於安慶、蘇州、嘉興各建專祠，諡忠烈。曾國藩嘗稱李鴻章處理蘇州降王事，「眼明手辣」。不知皆學啓之謀也。

### 郭松林今之趙子龍

郭武壯公松林，字子美，湖南湘潭人。初起，隸曾國藩部，援江西，克安福，敍功授把總，克吉安，擢守備，克安慶，擢游擊，旋晉總兵。大破太平軍於三河口，敵軍爭道遁，屍塞河；河水爲之不流，復克長興，敍功爲最，迨皂河一役，傷足踣地不能走，將士不見郭松林，奮勇復入敵陣，負而出，以創重乞假歸。

明年傷愈，李鴻章起用之，令統萬人，號武毅軍，溯河一役，殺敵萬人，俘者過萬，敵將徐昌先、范汝增、任定皆擒誅，乘勝逐北，追敵至清江，歷十六晝夜血戰，東捻遂平。西捻復進犯畿輔，松林復擊退之，自臨邑築長圍至馬家河，分兵堅守，又追敵至德州，苦戰半月，又大破之，斬首四千人，餘賊散竄，松林縱橫要擊，擒匪張總愚窮途無門志，赴水死，西捻又平。論功賞穿黃馬褂，授輕騎都尉，復擢湖南提督，旋調直隸，以光緒六年，卒於官，優卹，建專祠，諡武壯。

郭松林貌奇偉，雙肩插鬚，風度瀟灑有致，及臨陣，縱橫奔馳，悍勇不可當，時人稱爲今之趙子龍，有馬名大白龍，能奔渡溪流，四卒持其尾，隨之以渡，不讓劉玄德馬躍檀溪美於前矣。郭松林酷好女色，不可一日無。有姬妾十六人，其一爲揚州名妓，絕色也，松林獨鍾愛，夜夜伴焉。嘗建住宅十六處，每一宅居一妾，衣服器用，飲食起居，不少相異，諸姬裝飾，咸視揚州妓爲準繩。松林雖悍勇無匹，辟易萬人，然一見

此妓，則馴服如小綿羊。及松林卒，揚州妓深感其恩愛，吞金以殉，相國李鴻章嘆爲節烈，附片爲請旌，是又徐州燕子樓之關盼盼也。

### 張樹聲一門多將星

張靖達公，樹聲，安徽合肥人。太平軍犯皖北，與弟樹珊及樹屏率團練拒之，復越境出擊，連克含山、霍山、潛山、無爲。太湖一役，以五百人陷敵陣，破陳玉成部數萬人。故皖中雖遭糜爛，而合肥獨安謐如常，樹聲兄弟之力也。

曾國藩嘉其功能，奏保知府。同治元年，從李鴻章援上海，與劉銘傳分領其衆，克江陰，晉授道員。進攻無錫，奪獲戰艦器械無算。乘勝迫常州，連攻二十餘營壘皆拔之，敵軍望風披靡，威名遂震動兩江。明年，進規浙江，敍功以按察使記名，旋署江蘇徐海道，又調直隸按察使，赴大名督辦防務。越二年，擢署理江蘇巡撫，丁母憂歸里。光緒三年，起授貴州巡撫。會廣西匪熾，過於他省，廷旨調巡廣西，整軍厲武，先後蕩平西林苗匪，及全省底定乃晉總督。

直隸總督李鴻章母喪歸葬，樹聲攝直隸。時值朝鮮亂起，日本軍進入王京，迫朝鮮議約，樹聲急調吳長慶軍赴援，卒平其亂。即疏奏以長慶成朝鮮，清廷嘉其勳功，加太子少保。明年，還督兩廣。其時，法越構兵，樹聲即以法人狡黠奏聞，迨北寧陷落，乃扼腕而嘆曰：「外侮如此猖獗，國將不國矣！若不大加撻伐，將何以立國？粵中雖空虛，而禦侮尤爲急務。」於是疏陳解除總督職，專治軍事，並願立赴越南督師。情詞慷慨

慨，直言不知忌諱，致觸言官之忌。以報事不實，措詞不敬，參准革職而暫留任，未幾，以愛憤病卒。惟廷議仍嘉其戰功，予諡靖遠，並於直隸、江蘇及原籍建專祠。弟樹珊，授廣西右江鎮總兵，樹屏，為太原鎮總兵。一門將星，棟蓼流芳，為晚近所鮮見。

### 陳國瑞夜馭三姬妾

陳國瑞，字慶餘，湖北應城人，年十三為太平軍所獲，相從戰陣，頗著勇名。及十六，邊脫太平軍，投效總兵黃開榜，開榜愛其悍勇，收為螟蛉子，因冒姓黃，漸露頭角，善以少擊衆。攻懷遠時，率健卒七人夜渡河，攀堞直登，擲火燔譙樓，城中大驚擾，殺敵將領十餘人，遂克懷遠。旋以欽差大臣袁甲三督師進攻定遠，擒首李光率勁旅來援，國瑞奮勇躍敵陣，脅中槍，乃割襟裹創口，大敗敵於定遠，以功擢游擊，乘勝東進，所向無敵，解揚州圍，進攻淮安、清江，斬敵首級千餘，晉授總兵，因以顯威名於蘇魯皖豫之間。

陳國瑞雖驍勇無敵，但亦能用謀略，所部張紅幟，將士着紅衣，亦自戴紅纓小帽，狀頗怪異，敵軍呼為「紅孩兒」，畏其勇，輒避之不敢與戰。國瑞為人，喜怒無常，願治軍頗有紀律，賞罰嚴明，微細處亦不忽略。槍械犀利，糧餉裕豐，故士卒亦樂為用命。遇人無長幼貴賤，咸自稱曰：「老子如何？如何？」稱所部曰：「孩子們！」「常對士卒訓話說：「孩子們們，在老子部下吃糧，須要準備三個腦袋，第一個腦袋，要對得起

國家，第二個腦袋，要對得起老子，第三個腦袋，要對得起老百姓。」此其訓練之大綱也。

陳國瑞軀幹短肥而健，酷好女色，然不輕擾民間婦女。嘗具數千金遣人至揚州購美女六人，每夜以三人當值，竟夜不休，女次日即疲憊不能支。陳國瑞應戰，往往只率數百人，敵雖素畏其勇，但見其寡，輒圍之數重。陳國瑞乃號於衆曰：「孩子們！拉起來！」所部遂列成一長方陣，人各面外，彼則居中指揮擊刺，使圍漸逼緊，乃復號曰：「衝！」遂身先士卒，突圍而前，悍不可當，敵每潰敗。迨西捻張總愚犯畿輔，京師震動，樞臣張之萬疏薦調國瑞赴援，至則血戰兩晝夜，大敗張總愚，因功擢頭等侍衛，廷議將大用，而李鴻章謂其野性難改，遂止。

某年，陳國瑞入京都，住法源寺，寺僧以外地將往寺，尋常事耳，未予重視。陳國瑞因使部下偽語寺主持僧曰：「陳將軍入都，携珍寶金銀甚夥，將有大施舍，但得方丈來一晤。」翌日，方丈果來訪，然意態傲慢。忽忽辭去，國瑞往答，見方丈室中羅列奇珍，莫可名狀，每指以問之，方丈曰：「此某親王所贈者，此某軍機大臣所贈者。」言下，驕態迫人，陳國瑞恨恨而別。迨朝見事畢，捱擋啓行，車駛先入道，突下令縛方丈於寺柱，執鞭立其旁，飭部下盡移寺中珍寶置車中，痛鞭方丈曰：「汝尚敢言某親王所贈耶？某大臣所贈耶？」已而，率衆巡行。僧衆亟報官，求捕。司事者以陳國瑞平捻有大功，勇悍聞於朝野，且已行遠追之不及矣。

總督吳棠屢疏劾陳國瑞病頑，行軍無紀律，

廷議發遣新疆，宮中太監亦有因罪同時受遣者，見其貧，贈以金，怒而拒受之曰：「老子從不要沒××人的錢。」越年赦免，起成黑龍江，太監因罪亦多發邊地勞作者，每至一人，陳國瑞必褫裸其衣，而後鞭之，且數之曰：「汝等得近太后，皇上，得意忘形，一旦受寵，無惡不作，非痛鞭一頓，不足以消老子心頭之恨。」如是者幾著以爲例矣。居恒苦悶無以自遣，輒任性虐待人，左右以其威望夙著，亦忍而少怨言。相傳，罷歸後，隱居揚州經商，竭力韜晦，出則乘小肩輿，以一二衛士自隨，與人言，彬彬似文士，見之者不知其爲巍巍乎猛將也。惟慮仇家謀己，於是蓄一熊以自衛，熊性猛鸞，除國瑞與飼人相習有素外，無或敢進者。某年除夕，熊忽斃，知必爲人所謀，亦頗自危，未幾，亦自暴殞，或曰爲人所害。以余閱讀前人遺篇，及數十年聞見所及，凡元惡大愆，好勇鬥狠，或鈎心鬥角，無奸不爲者，大多不得善終，證諸蘇俄特務頭子，十之七八走上斷頭臺。豈真老氏所謂：「強梁者不得其死耶！」抑亦「天網恢恢，疎而不失」因果律，固定不爽者耶！孟子曰：「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爲也。……」此種崇高偉大「王道蕩蕩」之理論，蓋施諸天下萬世而不變者也。

邵健行編纂（全文完）

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，未經徵得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依法追究。